

晋语舒声促化的类别

贺 巍

汉语方言由入声变为舒声是汉语历史演变的总趋势。语言是相互影响的,在有入声的方言中,除了入声向舒声转化之外,也有一些舒声字促化读成了入声。晋语中这种现象比较显著。舒声促化字有两个特点:一是这类字的字音演变没有一定的规律;二是这类字除少数外,大都只在某些词语里出现。没有入声的方言,未发现有促化现象,只有在有入声的方言里,才可能有促化现象;晋语有入声,由此我们姑且可以说,这类舒声字促化,是受晋语入声影响的结果。根据其使用状况,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类。

①作后缀 晋语中某些词的后缀往往促化读成入声或类入声。比如“子”在“子孙、子弟”等词中读上声;但在“扣子、金子、镗子”等词中作后缀,山西大同读成入声[təp̚ʔ₁],河南获嘉读成类入声和入声轻读同调[təp̚ʔ₁]。这类字作后缀,有的词干是自由的,如“金子”的“金”,有的词干是不自由的,如“镗子”的“镗”。不论词干自由与否,这类后缀一般促化,并表示一定的语法功能。下边是获嘉方言舒声字促化作后缀的一些例子。

姨夫 i₁ fəp̚ʔ₁	姐夫 tɕiɛ₁ fəp̚ʔ₁	妹夫 mei₁ fəp̚ʔ₁
婆家 p'ou₁ tɕiəp̚ʔ₁	娘家 nian₁ tɕiəp̚ʔ₁	舅家 tɕiəu₁ tɕiəp̚ʔ₁
去看去 tɕ'y₁ k'an₁ tɕ'y₂₁	去买去 tɕ'y₁ mai₁ tɕ'y₂₁	去吃去 tɕ'y₁ tɕ'əp̚ʔ₁ tɕ'y₂₁
好处 xɔ₁ tɕ'u₂₁	害处 xai₁ tɕ'u₂₁	用处 yŋ₁ tɕ'u₂₁
去过 tɕ'y₁ kua₂₁	买过 mai₁ kua₂₁	画过 xua₁ kua₂₁
烧死 ʂɔ₁ səp̚ʔ₁	打死 ta₁ səp̚ʔ₁	踢死 t'i₂₁ səp̚ʔ₁
提起 t'i₁ tɕ'i₂₁	拿起 na₁ tɕ'i₂₁	掀起 ɕian₁ tɕ'i₂₁

这类后缀字较多,大都限于[a ia ua i i u y ə uə]等韵。这类促化字获嘉轻读一般读类入声;如果重读,就和入声完全同调。比较:提起[t'i₁ tɕ'i₂₁]=提漆[t'i₁ tɕ'i₂₁]。

②作词素 北京话词语中开尾韵的轻读字,部分字晋方言促化读成入声或类入声。这类字和作后缀的促化字有相同的一面,即在词语里都是词素。但是它们也有不相同的一面:作后缀的促化字能在许多词语里出现,其构词能力强;词语里的轻读促化字只在少数词语里出现,构词能力弱。这类促化字,读音不稳定。下面举大同话的一些例子。

豆腐 təu₁ fəp̚ʔ₁	黄瓜 xuə₁ kua₂₁	簸箕 po₁ tɕ'iəp̚ʔ₁
麦秸 mia₂₁ tɕia₂₁	葵花 k'ueə₁ xua₂₁	庄稼 tɕsua₁ tɕia₂₁
脂麻 ts₁ ma₂₁	端午 tɕə₁ uəp̚ʔ₁	老虎 ləo₁ xuəp̚ʔ₁
哪个 na₁ kəp̚ʔ₁	秋里 tɕ'iəu₁ ləp̚ʔ₁	屁股 p'i₁ kuəp̚ʔ₁
黑蚕痧 xəp̚ʔ₁ ts'æ₁ sa₂₁ 雀斑	笤帚 t'iəo₁ tɕ'uəp̚ʔ₁	装裹 tɕsua₁ kua₂₁

③作词头 以上两项是舒声促化字在词尾;本项是舒声促化字在词首。这类字是有限的,

只有少数几个。下面以河南济源话为例。

指头 tsəʔ₁ t'əu₁	只好 tsəʔ₁ xəŋ	可多 k'aʔ₁ tuə₁
指甲 tsəʔ₁ tɕiəʔ₁	只有 tsəʔ₁ iəu₁	可大 k'aʔ₁ ta₁
指甲草儿 tsəʔ₁ tɕiəʔ₁ ts'əŋ	只管 tsəʔ₁ k'uən₁	可懒 k'aʔ₁ lan₁
提手旁儿 t'iŋ₁ ɕəu₁ p'əŋ	只靠 tsəʔ₁ k'əŋ	可老 k'aʔ₁ ləŋ
提土旁儿 t'iŋ₁ t'uŋ p'əŋ	只因 tsəʔ₁ in₁	可美 k'aʔ₁ mei₁

④作代词 指示代词“这”在晋方言中大都读入声。例如：

	这	这些	这会儿
大同	tɕəʔ₁	tɕəʔ₁ ɕiəŋ	tɕəʔ₁ xuor₁
文水	tɕəʔ₁	tsəʔ₁ ɕi₁	tsəʔ₁ xuəŋ e₁
太谷	tsəʔ₁	tsəʔ₁ ɕiəʔ₁	tsəʔ₁ xuər₁
陵川	tiəʔ₁	tiəʔ₁ ɕiəŋ	tiəʔ₁ xuər₁

指示代词“那”，也有一些方言读入声，如大同读[nəʔ₁]，陵川读[niəʔ₁]。人称代词“我、你、他”单念读舒声；在句中特别强调时也读舒声。如“这是我的，不是他的 | 那是你的，不是他的”。除此之外，在句中轻读，这类字促化一般读成入声或类入声。下边是获嘉方言的例子。

他气死我了，非打他打不中 t'aʔ₁ tɕ'i₁ səʔ₁ uaʔ₁ ləʔ₁, fei₁ taŋ t'aʔ₁ pəʔ₁ tɕuŋ₁
我走不动了，你等等我 uaʔ₁ tsəu₁ pəʔ₁ tuŋ₁ ləʔ₁, niʔ₁ təŋ₁ təŋ₁ uəʔ₁
你去哪呀，咱俩一齐儿去 niʔ₁ tɕ'y₁ naŋ iaʔ₁, tsən₁ liaŋ iʔ₁ tɕ'ir₁ tɕ'y₁

由以上三项可以看出，晋方言舒声促化和这类字的轻读有关。获嘉方言舒声开尾韵轻读和入声尾韵轻读同调，如西瓜[ɕi₁ kuaʔ₁] = 西国[ɕi₁ kuaʔ₁]。由此可以看出晋方言某些字的舒声促化是受舒声字轻读影响的结果。

⑤区别词类或意义 词义分化可以用多种手段区分。从语音上加以分别是区别词类或词义的一种重要方式。现在举大同话的一些例子。下边的一些词语舒声促化与不促化，词类不同或意义不同。

话 [xua₁] 闲~与正常无关的话 说~ | 传~
[xuaʔ₁] 笑~讥讽,嘲笑 他太~人 | 不怕你~
家 [tɕia₁] 回~回到住处 ~门口儿 | ~~户户
[tɕiaʔ₁] 人~住户 这村有多少人~
婆 [p'ou₁] 公~丈夫的父母 她的公~都五十多岁了
[p'aʔ₁] 老~妻子 他老~是个小学教员儿,天天可忙
姑 [ku₁] 小~子小尼姑 庙里有个~
[kuəʔ₁] 小~子丈夫的妹妹 她的~大学已经毕业了
把 [pa₁] ~门 | ~关 | ~守阵地 | ~家 | ~~刀 | ~~伞
[paʔ₁] ~碗打了 | ~门儿关上 | ~盆子拿走
死 [s₁₁] 不想~ | ~了又活了 | ~人 | ~脑筋 | 他抓的可~
[səʔ₁] 打~了 | 淹~了 | 旱~了 | 愁~了

⑥读音与意义混用 在晋方言中，有些词中的用字和读音不完全一致，即入声的读音，舒声的字形。有以下三种情况。

甲 入声字义和舒声字的字义在某些方面相通，口语里读入声，书写用舒声。比如“乞”为

入声字,“祈”为舒声字,两字都有请求的意义。晋城、陵川、获嘉、武陟等地把“祈雨”的“祈”都一律读成了入声[tɕ'iəʔɿ],和“乞”字同音。

乙 有些词语中的用字在书面上有固定的写法,晋方言虽然读入声,但也不改变其字形,仍保持其舒声字的写法。如“提手旁、提土”的“提”字太原等地读入声和“踢”[t'iəʔɿ]字同音,二者字义也有相通之处,在词语里习惯上一般写“提手旁”而不写“踢手旁”。此外,如“葫芦”的“葫”,“喉咙”的“喉”晋语大都读成入声[xuəʔɿ]。

丙 有些象声字,在晋方言中读入声,但没有固定的写法,一般用近音字加口字边表示。如“嘟嘟、嘟囊、嘟啾”等的“嘟”字,字形是舒声,但获嘉、大同、襄垣等地都读入声。

⑦ 语音系统的制约 有少数字在语音系统中受到一定的限制。在某些有入声的方言里,有的字其来源虽然是舒声,但其只能读入声。比如“妮子”的“妮”字,在分阴阳平的方里按其演变规律应该读阳平和“泥”[niɿ]字同音,为了和“泥”字的用法相区别,北京话用改变字调的方式读成阴平;河南武陟方言次浊声母的字读阴平受制约,因而只能读成和阴平调值相近的入声。比较:妮[ni-ɿ] < [niʔɿ]。

为了对晋语舒声促化字的性质作进一步研究,需要对本方言的舒声促化字作全面的调查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材料,很不完整也不齐全。下面列的舒声促化字是举例性的,供调查时参考。表中的十二个舒声促化字,是太原等八处方言的使用情况。第一栏促化字后不加地名标的是太原的读音;太原不促化其他方言促化的在标音的后面加地名。加号[+]表示某字在某地促化;空格表示某字在某地不促化。

	太原	大同	忻州	太谷	晋城	陵川	襄垣	文水
可 [k'aʔɿ]~好	+	+	+	+	+	+	+	+
只 [tsəʔɿ]~能	+	+	+	+	+	+	+	+
提 [təʔɿ]~溜	+	+	+	+			+	
指 [tsəʔɿ]~头	+	+	+	+	+	+	+	+
这 [tsəʔɿ]~里	+	+		+		+		+
娶 [ts'əʔɿ]~媳妇	+			+			+	+
秘 [miəʔɿ]~书	+	+	+	+	+	+	+	+
祈 [tɕ'iaʔɿ]~雨	+				+	+		+
喉 [xuəʔɿ]~咙	+	+		+	+			+
做 [tsuəʔɿ]~饭	+	+	+	+	+	+	+	
坷 [k'əʔɿ]大同,土~拉		+	+	+	+		+	+
罗 [ləʔɿ]忻州,~嗦		+	+	+			+	+

参考文献

- 贺 巍 《获嘉方言研究》商务印书馆,1989年10月第1版
 马文忠 《大同方言志》语文出版社,1986年12月第1版
 沈 明 《太原方言词典》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4年12月第1版
 温端政 《忻州方言志》语文出版社,1985年4月第1版

(本文责任编辑 李 蓝)

[贺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100732]